

將樂縣志卷之四

建置三

壇壝

社稷壇

西郊一里許以祀土穀之神宋元豐六年立

位日期

九年因故址建壇如制有神厨神庫省牲

知縣陳大經

脩建復地萬曆九年燬於寇弘治六年

水南二里許

建齊宿房三間風雲雷雨山川壇

七年頒降

定式其神厨庫房久皆就敝嘉靖間建

二間以

里社壇穀之神每歲春秋社日鄉民醪錢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一

建置

壇壝

為會祭神

春則祈秋則報祭畢行會飲禮會中一

人讀誓詞

長幼序坐飲食而退誓詞見洪武禮儀

鄉厲壇

鬼神本都里長輪主其祭通各壇儀節

祠廟

先師廟

啓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俱見

文昌祠

嘉靖三十年

義士柯應元建土地祠縣儀門東知

望拜禱以

受吾民也後不知何許時額為三聖廟

且為之立

詭異像代相華飾官民咸惑焉以為邀

曰前人所

見也乃命邑之父老講求三聖之出

處越三載

訊之邈無根據知其為邪神必矣於是



乃火其像神其神祠其居易其額于門端削其石而改鑄焉人曰此毀邪崇正之舉也予曰非直此故敬攷本朝制度九天山川及應祀神祇皆削前代之封號而止稱某山某川之神今憲之斯舉實欽遵朝制而非道南祠見詞翰志旗纛廟見千

城隍廟北隅祀本縣城隍之神按舊志宋元時在縣治左國朝洪武二年知縣司明徒建

今所成化九年知府盛顯脩葺弘治八年知縣陳大經令耆老熊廐督脩增建儀門嘉靖三十一年

知縣王鈴命義士徐能等督脩增建甬道坊表

王鈴記曰明天子釐理百神嚴秩祀詔天下郡邑各建城隍廟有司歲有饗月有謁九官于其土

者必先其入廟齋宿刑牲告虔然後敢就列非無因而固隆之也蓋其保障民物統紀萬靈宣冥威

以翊王化其用巨故其禮有加焉予拜將樂之命入境即問神所在左右報曰無齋所矣乃齋于別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建置 祠廟

民之被田祿者咸依于神久之而忘其非居也嘻斯具官者之責也乃下令曰三日不遷者罰既望

復謁廟至則咸遷矣視其堂甍塵漫漶棟宇莫辨瓦欲壓而級欲夷焉及寢廟寢廟亦如之及廡及

門亦如之神像羅列歆且頽者咸黜然若坐于塗炭焉嘻斯具官者之責也越三月乃復下令曰城

隍廟起廢更新其誰與我於是邑老稚尚義捐貲子來者凡若干人焉爰擇其勤且廉者董其後伐

石於山市材于廛徵傭于閭啓陶于郊板榦畚築効其勞塗墍丹雘程其能凡百有旬日而功告成

焉於是漶者文夷者崇壓者堅歆且頽者植有堂言言有廟奕奕有廊植植有門將將有周垣四繚

曲闌旁施齋宮次舍攸宇攸宇重簷列楹斯葺斯飛堂之前大門之內新作中門加鉅麗焉環觀神

棲金輝碧映色空熒熒煌煌矣嗟夫天下無不可使之民乃予於斯役徵焉且予初至官斯役也無

腹心之誠以孚無朽楊之威以懾也然一呼而民遷再呼而民集盤庚之誥不必矢澤門之謠不能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三

建置廟祠

興也起曠年之廢成一朝之鉅曾不淹時焉吁

何具官者猶謂天下有難使之民耶于是條十

君泮梁君可基借丁君効才僉謂曰廟壞重建

前令尹汪公憲垂四十稷矣迄于今復壞而子

能營之吾儕願礱石以昭實而舍子曷文焉子雖

不自為功而誰能貪之予乃復于衆曰二三君其

忘所自乎斯夜也前有汪公之成吾貽後有易使

之民吾趨以詒以趨義克時且鈴也匪人適逢其

期荒之度之是用弗隳君顧遺我以貪焉而莫之

非也無乃為欺乎雖然予請貪而文之以諗夫後

官者顯惠廟水南都祀隋汀州刺史穆公肅之神

此聞唐受隋禪義不貳適自溺死屍浮逾月不去

邑人神之收葬于金谿潭之沙磧中立祠祀之

嘉定間謝念一捐田一十五畝余信齋募吳小伯

增至三十餘畝以供祀事享祐間廟賜今額

朝洪武六年舉應秩祀知縣田本重建吳復記

嘗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廟不可不祭也

土以奠民之居穀以足民之食社稷不可不祀也

垂範教化則先聖先師釋奠之禮不可不行出雲

為雨則名山大川望秩之典不可不舉與夫群祀

百神或忠臣義士聰明正直在世則捨生而取義

有功于國者也沒世則捍災而禦患有功于民者

也凡此者在上則朝廷載諸祀典在下則士民致

其誠敬雖萬世有不可易者竊惟國封隋汀州

刺史穆公之神廟食于吾邑金谿之陽朝廷封

之士民敬之蓋以神生為忠臣義士死能捍災禦

患耳傳聞神穆姓諱肅江西人隋末刺臨汀政尚

清明心勤撫字後以秩滿之京假途於此聞唐受

隋禪義不事二姓遂自舟躍出溺于金谿之上

屍逾月隨流不去若有所恋焉邑人異之為之收

屍塋於沙之磧祠于洲之側凡有旱澇疾疫則往

禱之其應如形声之影響里人黃四九尤敬異之

為之創建斗室以崇其祀即今廟之基址是也宋

元之間褒以王號歲時戊月十有一日里人以為

神誕必醮享至今猶然里老謝君念一等用金買



田若干畝捐諸廟中雖有小禪未甚足用其後  
人余信齋等募緣增置至三十畝則神廟始足  
葺之資祝廟者亦有饘粥之助里人黃六三第  
募緣鳩衆命工創建左右亭閣則廟貌始漸廣  
矣古有碑於廟左至元季世碑不復存迨于我  
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  
皇帝洪武之初大采天下神祠九有功于國于  
民者咸禪以聞邑大夫遂采神祠事實以聞于  
上詔贈今封載諸典籍春秋祀焉癸亥歲田侯  
來牧規祠宇之傾頽見規模之狹隘於是鼎新  
創今廟宇則外堂內寢左廡右廊咸一維新落成  
之後官長之祀事得以從容士民之致禱有所  
瞻仰永樂乙酉神受國朝封祀已三十年矣是  
歲春正月里人伍君宗仁造於予曰前人創廟  
捐田以敬于神累朝崇封載祀以尊於神子聞  
之矣我與子生長于神之里受神之惠亦多矣  
亦何補于神神之廟貌千載尊崇不待予與  
子慮惟神之事實年愈久恐愈失其真也且前  
人之慕義而捐田於神後人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四

建置

祠墓

見利將昧田於已其田畝雖存而條段已失非刻  
諸碑石播諸名言則後世愈無所考矣子盍為文  
誌于不朽伍君主一於神予奚容各特書神之  
實與夫累朝崇封載祀及前人創廟捨田之始末  
云使後之君子得有所考庶幾于神有山塵海涓  
之一助耳弘治五年圮知縣陳大經新之李熙有  
記黃琛詩長安未至霸圖銷遂抱孤忠向落潮  
稷將傾懷赴闕山川已改愧趨朝英魂不逐浮雲  
散義氣寧隨逝水消萬古清風夷夏仰名高泰嶽  
更岌岌熊威一壘沙磧骨難消義膽忠肝化作潮  
生學屈原其赴水死漸揚子不歸朝乾坤亘古名  
常在海嶽心憂恨未消留得金谷同下月時時照

見節高堯蕭愨隋業豈亨一旦俏孤臣完節夕陽  
潮九重玉改已他姓雙鳥鳧飛不異朝白骨自  
魚腹壘丹衷肯逐浪花消至今馬鬣未封處喬木  
森森肺腑葉謝孔時節勤真砥礪不銷綱常獨抱  
赴溪潮唐侯受禪非吾主大業潛移屬霸朝浮水  
魂秋川皎騰空義氣凍雲消龜山墓道崇前壠



爵鬱佳城相並堯萬曆元年圮知縣劉興學令着  
 民謝邦瑀等督建十四年祠墓俱壞知縣黃仕禎  
 捐俸重修鄉民林文輝查祠田租具呈本縣蒙行  
 拘各犯到官審問追出本祠田租取供發落及責  
 令各佃承管外立收支二簿憑衆公舉省祭謝光  
 給與收掌本祠田租四十六石五斗共計租銀二  
 十一兩三錢一分照數收貯每歲於內扣納糧銀  
 二兩一錢一分九厘并抵補張問明甲下虛糧銀  
 二兩五錢四分九厘四毫并守祠人工食外餘銀  
 收候修整祠墓如遇收過租銀并支剩銀兩逐一  
 登記收簿年終繳縣以憑查考毋得因而侵沒計  
 開一田七畝土名螺獅彎猪母到王守信等佃一  
 田五畝土名苦竹後門壠王按保佃一田一十三  
 畝一分土名樓村常坑場金田等佃一田六分土  
 名廣嶺魏合佃一田二畝土名山門林子應佃已  
 上米田每畝租價銀五錢一田六畝五分土名三  
 溪橫排余黃灶佃一田二畝土名黃支叢吳高連  
 佃一田四畝五分土名上乾丘蕭洪佃一田五畝

土名塘當馮天等佃一田八分土名溪邊橋濟頭  
 丘辛受佃已上穀田每畝租價銀四錢通年實收  
 租銀理納糧銀外剩銀一十六兩六錢四分一厘  
 六毫內月給守祠人工食銀一錢外餘銀收貯如  
 遇修整祠墓預呈本縣差人估計工料若干方許  
 動支仍將支過數目登記支簿年終繳縣查考施  
 行毋得濫費十二月十六日光受命修理次年二  
 月告成黃元美記曰將上游金谿之陽有祠祀汀  
 刺史穆公隋義寧間肆覲道將聞神堯受禪遂殞  
 于谿上人義而葬之又祠捐田以祀之有宋暨  
 熙朝皆有封爵載在祀典吳御史詳記之矣祠依  
 墓左地稍卑洪潦輒襲其墓浸淫其祠頽砌頽圮  
 萬曆初極敗莫支鄉耆庶請于邑侯劉公撤而新  
 之其費鉅其工多未完僅一紀許兩遭水患故墓  
 石傾塌塗暨若掃簷楹欲墜風雨弗蔽去秋邑侯  
 南海黃公蒞祀惟恪三獻畢惻然謂神忠義捐軀  
 殉國又能福利吾民祠墓弗治其安神稱報謂何  
 乃下令重葺斥其守戶弗謹者庶得祠舊有旧近



呼萬歲擁瓊為主瓊義弗忍自刎死部士收其屍  
葬五馬山麓邑人遂祠祀之大觀間賜廟曰成靈  
國朝洪武間舉應秩祀廟祀千戶張俊新之  
使批記曰將軍行蹟前人已述之悉矣不待予贅  
洪武二十四年建陽衛後所武畧將軍張俊來攝  
是邑軍觀廟貌傾頽凜然有感于懷於是與木所  
守禦鎮軍劉誠議而新之而鎮軍能慨然仗義出  
重資以倡其事猶且謀度敷布朝夕不倦繼而諸  
領軍校尉余才盧宗唐名顏德范斌邑宰余瓚二  
尹楊思名判簿趙延長史沈茂暨鄉之賢大夫輩  
皆能捐金以助其成至於經營綱紀則有吳原者  
職之敦匠督程則有李實者糾之若夫諸廢具舉  
巨細咸理則又有鄉耆駱道明李文吉等以集成  
之而廟宇落成輪奐可觀未有以紀其歲月之實  
者時則有守禦長史邵章復重義好古乃與鎮君  
共卜日告成資工鐫刻而俾予紀其事予曰富貴  
一人所以共欲也若富貴不待求而自得者又人之  
所甚欲也惟忠義之士處之則視不義之富貴不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五

建置

廟六夏

帝若浮雲夫將軍當五季李唐之時而見用于閩  
王審知之日手握重兵亦既盛矣及夫李氏殄滅  
將士離叛而將軍適統兵于是邑以貪淫攘竊之  
輩而處之則未有不盜名而僭號者况眾將推許  
而士卒咸願黃袍擁加而尊稱再四是時將軍乃  
能以大義自任不奪其節聲呼萬歲血濡三尺此  
非忠義之士而能若是乎是以在宋有八士之謚  
而國朝賜將軍之封至今血食茲土遺寢尚存  
將軍之名義千古之上幾何人哉千古之下亦蔑  
以加矣雖然人固有仰於神之靈而神亦依人而  
血食也使遺像徒存而廟宇不立則既無以蔽風  
雨又何以饗祀也哉是以若侯若宰若諸賢士大  
夫之所以勤之于是者蓋以重將軍之義尤以崇  
國家祀典之禮也遂書以記重脩云正統間燬于  
兵天順間千戶徐昇募重建成化間改今額弘  
治七年祀知縣陳大經別之十一年復祀知縣王  
鈴新之王鈴記曰嗚呼五季之亂士之立人國者  
以苟生為得逃難為智視置君猶易吏視變國若



充賄虛浮之困因併虛浮于神之田俾田仍歸祠  
庶神民兩便之計其羸歲入若干又稽于鄉耆之  
樂義者得省祭謝光以出入二簿付之定其稅賦  
香火等數羸者葺祠墓卜臘吉戒事仍責光董工  
後時廩餼光受命惶懼率眾鬻封窆平傾亥飭簷  
楹丹聖塗既神于是乎有寧宇祠門舊弗如制改  
之雅成二堂以巨材易其櫟署侯修建歲月中建  
橋亭便兩日助祭班列葺其傍之樓閣資遊者肆  
眺僉謂神之田藉侯復之使祠墓有恃百世之功  
也且侯政澤率類是可配神祀乃虛其左皇彩聖  
有加凡案畢具侯侯榮擢為去思所總計其費蓋  
十之六有奇春仲修祀事不佞從侯四觀區畫攸  
宜華都燁日匪直妥神幽棲且昂然增金谿之勝  
矣侯欣甚頌謂不佞宜紀之石惠神祠墓永未有  
今日則片言九鼎亦百世功也頌不佞何足為神  
與侯重而神忠義侯政澤容嘿爾乎世謂煬罪滔  
天神堯首義豈不足君籍其土地人民則世勩所  
以啓李密也神靈爽惠鏞民于千載下刺汀之日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又五

建置廟

豈不拊循得民誠據萬山險固亦足偏安一隅則  
任囂所以教尉陲也胡堅持匹夫之諒耶吁君臣  
之義凜莫可逃故譚革命者惟湯武得時義之大  
而瞽光抱石廬江夷齊僵餓首陽寧殉桀紂而薄  
湯武即大聖不敢非之惜神死義遐方史不及與  
堯君素並錄而血食百世褒然與夷齊爭芳視世  
勩輩何啻犬豕以秦王英武擒世克戮建德即據  
險自安何為哉視今廟壞而輒新田沒而隨復其  
大較何如也侯政是邦表忠烈旌孝節惟義是風  
故令一下而見事罔後孰謂世無好義之民哉義  
在民心千載一日頌土風之耳竊計侯考績榮陟  
有日則祠墓所蔭皆甘棠也勿翦勿伐自古詠之  
去思行將與祠俱永不佞奚事貪民心以徼惠神  
也

忠臣祠

南郊五代  
時建祀

國封閩將軍劉公瓊之神按神光州周始人為閩  
王審知部將統兵來此閩王延政降南唐衆稽首



傳舍醜顏勸進旁睇反噬者恬然不以為怪蓋不復知有成仁取義之風焉歐陽公作五代史謂開平顯德五十餘年間僅得全節之士三余每三復而悲之比為將樂令謁劉將軍祠于邑南門廼召故老詰祠由輒復為之歎歎酸鼻嘉將軍之節能伸于五季訝五季之亂獨治于將軍嘆作史者遺將軍于希有之世也將軍者五季時閩王審知將部劉瓊也將軍從審知起固始王閩中審知殂諸子相殘內難屢作巨寇乘之橫隕莫支畱從効送欵于金陵李仁達投降于吳越將軍擁孤軍奄據屬郡既度其主之不足以有閩又度其力之不足以摧敵群黎依依倉皇矢謀萬歲之呼黃袍之加中臣不能無動焉茲朱文進之所嘗竊國陳橋之所從代周也啣溫序之鬚以自裁洒侍中之血以見志者誰與嗟乎將軍不一以時南面之樂而易其生平報主之忠不以同盡有限之生而喪吾求存不死之氣要之輕重素明取舍素定可貧可賤可殺之植于天者素完故生乎濁世而不知其光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六

建置

祠

迫于機宜而不牀于利蹈乎過涉而必殘其軀其慷慨激烈較諸歐史所稱王彥章裴約劉仁瞻三君子者彼曷以加焉時移事定身後之名寄于國是而復有幸有不幸吾于是乎重悲將軍之沒也殘卒哀而收之邑人義而祀之五馬山三峯之下墓于斯廟于斯自是郡邑有誌廟額有勅將軍之名雖不登于國史而赫赫為閩巨靈越宋元逮于今我高皇帝廓清寰宇肇修天常首昉周王下車之仁激發忠臣義士之氣旁搜遐矚爰及將軍加之以封爵崇之以明祀特闡幽潛昭示永世俾與自古亡身殉國輝煌汗簡者相與齊芳競耀窮廟食于天壤間無軒輊焉熙朝累葉後先奉命守土之吏咸獲遵王章以致孝于神盥薦裸將罔敢弗躬葺陋補敝罔敢弗以時歲之嘉靖辛亥予實謫劣承乏茲邑時去將軍已六百餘年假廟額瞻題顏奕奕風播雲緝凜然若挹其猶生之氣乃屬其土民之好義者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予子工告成民悅忘勞士仰益欽遂相與極論神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七

建置

祠六賜廟六夏

顯晦摛文景慕劊諸麗牲之石嘉靖三十四年知縣唐自化准通學呈舉武功千戶徐昇申詳所部准以徐昇配饗本祠諸脩撰大綬記曰方今海寇姦驕毒痛東南當其事者率嗟無策夫豈誠無策也大都坐策者咸謂統權在總制分閩在憲臣獨給餉養士則有司存故有司以空文應憲臣總制苟非寇入其境率相謂曰有當之者漫不為意士敵其人無親上死長之心不明進退擊刺之法群趨而爭赴覬銖兩之利耳况所令衝禦每非父母之邦無家室墳墓骨肉在念愛生甚於愛利誰其肯效死命而推堅冒鏑耶四方客兵亦大槩類此然而餉募之費則又日削日蹙而公私無辨矣其何以禦寇也是故禦寇之術莫若督任太守大守專制一方百職聽命焉宜假以重柄使率其邑長以其土之入養其兵以其土之兵守其土兵習其地利各恋其家室墳墓親其長上其誰不效命所宜應援則憲臣總制度地遠邇令互為犄角有失

事者治之無赦不徒以加諸將帥之臣則諸郡邑諸人自為守利害関于身莫敢怠玩張弛由于已無所拘忌不煩遠餉不恃客兵而武功競矣今不求務此而漫求奏功噫難矣哉余嘗持此議未敢聞于人今年春北上與孔山徐君霖偕聞以語之徐君不以余言為不然且述乃祖千兵公昇守其土之事與余意正相符公方弱冠時值鄧茂七之亂勢極驕橫視今海寇殆甚建泰沙尤求康歸化諸縣率望風崩潰將樂為延邵之衝一失守則成破竹公乃奮發忠義倡勇敢集眾謀與賊拒守四十餘日賊百計督攻公皆出奇破之或開門延敵屢戰屢勝卒復誘之和集其渠魁以計殲之賊乃悔禍你城無虞夫將樂數里之城未聞有外援外餉而公能以城之民保其城以其食給城之民此豈有總制憲臣等督之耶蓋公於其地為屬與今守令相事以權專一且忠義孚於人人又感土著莫不用命故以戰則克以守則堅扼賊之喉吭不得踰越由是全閩之地賴以保焉昔張許死守睢



陽孽胡虜炤不遂鼓而前睢陽之功居多公與其  
事蓋畧相倣使當其時建泰沙尤諸郡邑守令咸  
如公者鄧寇不足平也以是知總統之權不若守  
令守令專而易成總統迂而難集以專成者任於  
下而以總統提挈之如耳目聰明手足運動各司  
其官而精神流貫聯屬于其間使交濟協應則人  
道立矣不然是耳目手足咸失其職而徒望之從  
令也其誰能之然則公之事於余之言足為明徵  
安得今東南守令盡如公其人耶抑余重有感焉  
公干城一方蓋所謂能捍大患勞在國家而當其  
時不聞登崇之命歲祀之典亦無有能白之者迨  
今且百餘年矣天理人心不容終昧邑侯常室唐  
君觀時艱方追思之為請于當道配 劉將軍祠  
安知當時不有貪功忌能者掩之而然耶公之忠  
良當不為憾苟非其人將索然泪矣方今之事容  
亦有類此者是故靖難在重守令勸守令在核賞  
罰余於公兩有感云嘉靖三十九年祠燬隆慶六  
年知縣劉興學重建官賢記曰五羊劉大夫奉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八

建置

祠六賜

命宰鏞鏞之父老請治忠臣祠大夫諡于衆謂祠  
者何父老進曰鏞故有祠祀閩將軍劉公也將軍  
諱瓊五季時為閩王審知部將將兵至鏞聞南唐  
受王禪衆推將軍為主將軍義弗忍也遂自刎鏞  
人士收其衣寇塋五馬山之麓建祠墓左尸祝之  
事上聞封墓表祠代有錫典我 朝舉應秩祀爵  
錫今封祠易今額勅有司歲時致祭如常儀嗣是  
祠宇迭圮迭興至嘉靖辛亥歲父一切就敝前令  
王公鈐撤其舊而新之曾亡何燬于兵垂十二紀  
于茲妥靈無所祀事弗虔匪以昭揭前烈發揮臣  
道也諸父老重為廢祀憂政請治忠臣祠大夫聞  
言瞿然起曰興學初除吏伏讀 勅諭縣所知目  
禮神先焉蓋端教化厚風俗莫此急矣矧有令甲  
具在將固廢之必有興也藉第令因循避事以裕  
當世之蠱有司之謂何遂倡以奉稍二十緡諸僚  
佐咸哀奉益之義士白釗輩相率醪醪鏹若干更  
矢心恭命分曹叶贊之庀材鳩工緡以千計惟是  
程督不遺餘力竹頭木屑不私費僅八百緡有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九

建置廟友

祠敞寢堂三楹前為饗亭又前為懷忠堂翼以廊  
 蕪西序闢感忠思孝齋附里之耆義歿而祀于社  
 者東籟則司索除者舍焉南為完節門門之右掖  
 搶鼎為門以通墓所又南立綽檠為祠門迴匝崇  
 墉列蔭嘉榘儀設載新黜聖加賁巋然煥然為鋪  
 南勝最復度隙地建屋若干楹僦民以居歲得租  
 若干以供祈報以備脩葺之需經始于隆慶壬申  
 六月以萬曆癸酉四月而上告訖大夫落之驩甚  
 已乃厲不佞賢文麗牲之石不佞拜大夫之辱寧  
 亡以脩之賢嘗誦吾孔氏家致身之訓憬然有悟  
 人臣負七尺以事君其身非我之身社稷之身也  
 主憂與辱主辱與死皆致之之道乎彼首鼠容容  
 者有貳心于其身者也迺將軍悲王之祚已夷社  
 已墟無以身為也介士激烈嘗以黃屋左纛而不  
 君其巖白刃以自靖當是時也確乎金石不足以  
 為堅毅然江河不足以為決此其心何心哉誠知  
 其身非我之有不自其身而自信于道壯哉將軍  
 得死所矣嗟嗟身殲而臣道愈光世邈而俎豆益

長將軍之神明殆與日月星辰為昭山河大地為  
 峙其廟貌復巋然煥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  
 地之中俾千百世而後僭逼者惡貞忠者勸其為  
 教也不亦大哉夫是則祠匪淫也建之匪瀆也宜  
 紀厥成鑲諸貞石若捐金趨事者姓名咸列碑陰  
 不具載林鴻詩昔公秉節堅柱石手排霹靂扶紅  
 日飛龍上天去不回萬里山河已瓜裂戈甲雲屯  
 奮虎賁死生誓共東南奔西鏞邊城半啣日吐士  
 激烈難為兮凌晨扣閣呼公起鞠躬願効君臣禮  
 萬歲聲容慘白雲五更盡閣悲流水將軍危坐聲  
 愈厲汗馬功成負丹陛三石麟泉竟血紅滿營虎  
 旅空流涕凜凜英魂誰見石麟秋塚高岵嶢荒  
 祠臨水輝千古折戟沉沙未銷愚生久慕青雲  
 器幾肅儀容拜忠義恍惚八風天外來散作春陽  
 平滿地又虎踞龍蟠帝業三軍駐馬古西鏞黃  
 袍浪作加身計白刃寧為項椎萬里江山環故  
 塚九重日月照深宮乾坤得孤忠在夜夜神光  
 貫彩虹黃琛萬歲聲容事空獨留功業著



生全臣節三綱重死谷君恩一劍雄荒草夕陽山下塚古槐秋雨水邊宮幾回吊古瞻遺像猶似當年氣吐虹吳璲旌旗回首霸圖空凜凜忠魂占古鏞欲與比干齊出處肯於諸葛較英雄江山寂寂如鐵氣如虹熊威將士圖身慮國空那知忠節重鍾鏞三呼嵩嶽生前愛一刎龍泉死後雄喉鶴啼猿哀塚樹露花兩竹淚祠宮自從聖世褒封後歲歲來歆駕白虹蕭同知端賁金可鑠兮勸惟石一念忠貞虹貫日奸雄竊據何紛紛我公見之肝膽烈吾力可繫誰孟賁奮臂而呼風電奔彈黑鏞城不足惜一日未死天地分詎知社稷扶不起轅門逼加陳橋禮千呼百擁難自誓有此劍光如水生則為臣死為厲肯共戴天立賊陛頸血一噴事亦空萬民無主三軍涕孤魂縹緲誰為招五馬死所同岩巖何以報之功與德血食千年永不銷予今來攝陳俎器不覺如揮更服義前有清溪得高峯正是神梅乾淨地俞一中碑篆桃谿右文操太史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一

建置祠友廟墓

飄百蠻猶戀主萬歲獨名橋竹帛頗堪薦精魂尚可招洋洋殊未昧耿耿翊天朝楊同知叔京霸主身亡業已空孤臣勁節凜西鏞寸心貫日生何烈長劍飛霜死更雄皦皦高名懸宇宙寥寥荒塚傍伺宮夜深起向中天視猶有精光似白虹祠之西南有義勇祠祀死周長楊觀駱浩者旌福廟城隍今廢併入本祠附祭于完節門右祀國封宋將樂令陳公攄之神按神出處詳名宦志民懷神德立祠于縣東隅以祀宋咸淳四年賜廟額曰旌福國朝洪武六年舉應秩花易以今封成化間燬知縣譚明重建弘治八年圯知縣陳大經新之十二年燬知縣李熙改建今所張端詩宴罷瓊林尹古鏞當時聲譽冠諸公下車即著循良化去位猶存愷悌風百里甘棠春雨綠累朝禮祀夜燈紅祗今作邑多英俊曠古誰能繼遠踪熊威當時清譽重如鏞百里咸歌蒞政公殺女挽回回蠡羽俗活民務廣召南風琴堂晝鼓簾垂白花徑春畊野破紅遙想古今隆饗祀令人千載繼遺



遺愛祠

水南都祀五代鏞州刺史郭公顯忠之神

景德祠

按神惠愛詳見名宦志士民德之立祠以

名宦志

陳本記曰余讀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聖人聖訓萬世曷嘗岐政教而

二之哉是故司徒牧養之官也而曰敬敷五教士

師刑辟之官也而曰以教祗德時雍風動之化卓

絕千古厥有由矣三代盛王體國建官教養率無

異職暴秦純任法制坑焚禍酷而聖教熄漢興去

古未遠其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合一之義尚存

焉叔季政教職分而恒情因之為輕重秉政者間

猶之竭撫字之仁普惠鮮之澤以求樹烈而流聲

至於司教者則自諉其官為散負鄙其職為末務

上習民風之隆污奚啻秦越肥瘠之視已哉余泛

觀天下郡邑志庶循之吏功高而澤厚廟食于其

土者隨在有之賢宮博士遷逝之久能使人追而

祀之者蓋未之見也嗚呼若小石蕭先生非絕無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一

建置廟

而僅有者乎先生名暘字惟寅別號小石江西萬

安人以鄉進士嘉靖壬辰來掌將樂縣教事學裕

而行修以作人善俗為已任朝夕進諸生館下橫

經論道不易寒暑慨邑為龜山先生梓里諄諄詢

飭士子勉紹先哲邑俗相沿火葬且有久停喪不

舉者先生請諸當路嚴禁之由是風俗為之一變

有同官喪子者貧不克歸柩將焚其骸先生聞之

曰吾方欲易俗而察案若是人其謂我何乃捐俸

助其歸塋居士陳選者植德而隱龜山嘗為之立

傳後漸湮微先生建白祠其主碑其墓復其家諸

生之貧者部其贄而困乏必周之門弟子之休戚

若痛痒之切躬其弗化于訓者則又嚴以繩束之

居踰年孺人卒于官舍先生在哀戚中而訓誨諸

生猶亮壺不倦元輔徐存翁時左遷延平司理丞

稱先生教士為當世冠巡臺白公疏荐之先生振

鐸九七年道久化洽上習丕變黎民亦嚮風焉已

亥始遷零陵令以去士民悵帳然如失慈親奔走

送百里泣而別先生既沒僉言于臺省崇祀名宦



祠中先生嗣子太僕君為行人時奉使道將樂市田租遺學宮以供犧牲邑之人士見太僕君如見先生懼忻戀慕不忍捨去太僕君幼從宦茲王見邑之士子亦如家之昆季情聯誼篤不知其姓之異鄉之殊也春秋上丁有司祭先聖畢即祀諸名宦次丁又特祀先生予承乏令將樂謂諸生曰先生教澤入人之深士子不能忘情宜也然祀下群主之前心未安而禮弗協盍謀專祀以饗之諸生欣然曰吾齊夙抱是心患無其地耳余廼稽覈官土得龜山祠右空基一區然為民間侵沒久矣從而清復之以建先生祠中為正堂五堂前為門立間東西為廊廡繚以周垣工始于秋八月九日九四月而落成以仲冬既望奉安先生神位率僚屬師生釋奠焉先生之生也尊信龜山之學仕也教育龜山之鄉沒而祀也又附近龜山之廟余知先生之神安于是矣邑人士追思之心其亦用慰矣乎是役也庠上徐夢麟專董其事而李坤余繼科董大行柯名何思黃良相寔佐之邑貳范君大漢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二

建置祠

周君占司訓黃君自勉陳君洪謨邑尉蔡君輅皆有贊襄之勞例得並書其捐金助工者有差其列于碑陰嗣是捐貲市田以供祀事者相踵至萬曆十一年知縣黃仕禎重修飾之名曰景德復增置祀田陳尚書瑞記曰宇淳黃先生癸未秋領天子之命視將樂篆下車之初謂小石蕭先生祠道學淵源龜山楊先生載之而南先生秉鐸于斯倡明之其有功于世教也大矣其繫思于士類也深矣宜乎祠而記之也景仰厥德瞻視厥祠棟宇雖隆其間或朴而未華也疎而未密者密之缺者備之煥然維新書景德而名其堂先是先生嗣子中丞為行人時奉璽書道將樂捐俸市地五百石名莊嚴寺通年租銀一兩四錢本學議將學舍餘屋併地通年稅銀以供祭饗萬曆十年即守鳳坡易公檄下大尹巨嶽戴公市土名王華一圖田一十五畝每歲租銀四兩五錢以充其費萬曆十二年宇淳公計其不給捐俸余十兩市土名子教一圖園地五畝續捐俸一十兩



新樂縣志

卷之四

十三

建置

名大施寺邊園地二畝又土名桐瀆窠山場一  
 遍年二項共計租銀二兩錢一分前項連奉  
 撥後項則字淳公增益之者也各項俱扣納糧  
 外計歲稅銀一十一兩五錢一分府議二錢共  
 五兩四錢給守祠人銀一兩二錢買油香銀二  
 儀品調理任事井井有餘是為千萬年之計其  
 無數者也振采徵詞於余以記其事余稽小石  
 生江西萬安人起家鄉進士嘉靖壬辰署新樂  
 事已亥擢零陵令以去先生夢奠之後門人  
 先生教澤昕夕不謏僉以先生之教吾將匪  
 行誼拔俊髦為多士之儀的其中申禁火葬之  
 及枯骨之澤表章居士之祠實根好德之良  
 樞之類風民無以薄為道助同寅之歸極救  
 子焚骸報潘宗主彰瘡之檄不忍置人于辜  
 其獎受元輔徐存翁之知栢臺白公疏荐而  
 胥窮民逋負徭役則蠲之貧生不能婚葬則  
 循循善誘曲以直偏以正僻以中斐然于大

內龜山之遺風昭著不泯皆先生之教所造  
 甲寅廩生董大行等請諸當途得列名宦之  
 而董生大行徐生夢麟等倡言于諸生謂桑  
 之於畏壘化止一鄉畏壘之人猶尸祝而  
 吾師垂範我鑪化及一邑不有專祀崇德報  
 謂何萬曆五年遂市基卜吉建祠于龜山祠  
 並地而祠擬其道範侔也同日而祭昭其報  
 也諸生咸輸財効力為正堂五間奉先生神  
 右翼以兩廡前為門亦五間先生享祀始有  
 矣茲大尹黃公重脩之先生之風其與龜山  
 久者乎苟非盛德淪濡既又中心鐫刻已深  
 強使奔銅章墨綬司百里之風化者闡揚  
 甚盛德亦何能使強對越今先生匪為橫  
 者識所奉戴九有秉彜咸知仰止此其懿德  
 本誠而運千載以下景仰其德者猶然齊  
 母敢或怠矧在子衿成我之恩與生我者  
 之念寧能恣然于懷耶况宅茲上者聞且  
 豈不悚然起敬思致辨香之忱耶茲舉也於



之澤及全閩矣行且躋巖廊運斗柄而大沛霖雨  
侯之澤及海宇矣江左德門孫曾雲仍接踵而繩  
祖武為蒼生利澤侯之澤及世世矣如是而將樂  
之碑與祠當與龜山之堂玉華之石相為悠久侯  
所以無羨于當年而獨必之今日以此也天道無  
親惟福善人語不虛哉余之言不足為顧侯重乃  
邦人之請歆以勸後之令將樂者黃令翩翩乎慕  
顧侯為冥冥積也宜其義諸生父老之請而喜為  
之倡也與予既為之記因撰迎神送神一歌畀邑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又十三

建置

四十一

人歌以祀侯祠之門堂廊廡凡參間貳座出諸生  
父老子來成之祭田 拾畝出黃令捐俸置焉而  
共相其役者博士黃君元美等也詳碑陰侯吳江  
人名昺字仲光正德丁丑進士守汝寧致仕文宗  
名大典字道行隆慶戊辰進士提督福建學校按

察司副使

迎神歌曰侯之來兮在將之陽生覆育我兮沒未忘我服襦袴兮食膏漿侯澤

百世兮悠且長冥冥照燭兮侯肺腸文孫振鐸兮孰主張六十餘年兮左券藏洋洋如在兮擊鼓鏜鏜。送神歌曰侯之去兮在天一方魯恭三異兮十美孔彰生祝民社兮沒侍帝傍我碑而祠兮侯意涼涼繼侯而來兮望耿光龜山為侶兮玉華為章彌熾彌昌兮未可量茫茫何往兮擊鼓鏜鏜



碑德政乎祀名宦志邑乘乎及今弗專祠曷以驗  
侯言而慰吾儕數十年蒿目於冥冥也以故乞先  
生言敘其旨用以勸令吾邑者慕侯之風而興起  
焉其有裨于吾邑甚大予聞之嘆曰嘻有是哉夫  
人道邇天道遠侯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發於  
一念之微而可必之數十年之後侯所自信者定  
也凡碑所具載省費勸分清訟止盜崇禮興學禱  
旱而致雨拜火而反風祈河而止潦如所稱三異  
十美者民知之民譽之此無難也乃其根於至誠

發於惻怛不愧於屋漏無歉於潛伏則惟侯自知  
之惟天知之民之譽不能悉也積之愈厚報之益  
遠以有今日侯之祠與碑果在冥冥之間乎古之  
人若漢于公之高其門宋王公之植其槐皆非可  
旦夕遇也而果如其言彼兩公者所自信者定也  
天人之際微乎微矣惟賢者能通其原寰宇之內  
父母乎民者衆矣碑而祠者亦不少矣未數年而  
皆廢為牧夫樵叟之地其視顧侯何如也侯之澤  
止于邑耳今文宗振鐸海嶽閩士風為之不變侯



公照其孝於諸生大行夢麟等昭其厚於令尹顧  
黃宇淳公昭其淑旌淑以勵世悉得書于貞珉顧  
公祠封山麓龜山祠之西萬曆十四年知縣黃仕  
頑捐俸昂建以祀本縣知縣顧公昂公治狀

見名宦志

○將樂邑侯平野顧公祠記萬曆丙戌十月

朔余遊玉華入將樂覽山川之勝謁龜山先生祠  
而拜焉既而又讀舊邑侯顧公去思碑徘徊感慨  
者久之越明日邑令黃君仕頑暨博士偕諸生父  
老造余寓請顧侯祠記余曰侯德政載之碑詳矣  
乃今而後請祠何居諸生父老肅容僉對曰侯澤  
貽敝邑餘六十年所徃矣德政在覩記舉之未易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又十三

建置

更僕姑述其去之日民遮道攀留不能得圖所以  
碑而祠之者侯偵知蹇然曰吾何以碑與祠為也  
顧吾所處心理政能下孚于民乎能上格于天乎  
吾不敢知果俯仰無愧作吾且復來守若郡覆育  
爾曹即吾不來吾子孫必有來者吾之祠與碑其  
在冥冥之間乎爾曹姑待之越數年侯擢守汝寧  
邦民嗟慕始立去思碑而留祠之地於龜山祠之  
右以驗侯之言於他日今文宗來寔侯之孫民蹈  
舞加額謂天報侯德如鼓桴表影不爽若是雖嘗



萬曆丙戌陽月五日前進士南北佐臺秦楚制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長樂陳省孔

甫撰唐公祠

封山麓龜山祠之西萬曆十三年知縣黃仕禎捐俸鼎建以祀本縣知

唐公自化公治

烈婦祠

布政司之右萬曆十四年知縣黃仕禎捐俸新建

祀溫烈忠靖行祠

東隅一洪武十九年建西郊一宋乾祐二年建暨永吉都福

堡萬安隆渡等都皆有祠以祀東平王張巡之神

東祠舊名嘉應嘉靖間重脩揭科記曰邑舊有忠烈祠在東城外割迎禧觀故址建之近河水漲

淹浸邑民遷于城內祠乃成化七年所立祀唐忠臣張睢陽今封為真君也按史真君諱巡舉進士累官真源令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

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被圍絕力不敵以身死之當是時逆胡起河朔蹂躪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四

建豐

華兵禍蔓延幾偏天下而真君以彈丸睢陽死守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

者真君之功也真君將死事向西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遂謂

真君受命上帝為瘟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焉其說竊冥蓋不可究然天下之民慕真君之忠且

信道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嚮將樂其一也歲久滋敝嘉靖三十年邑民陳

士高等鳩里衆葺敬側者正之後剝者修之卅護漫漶者飾之于是廟貌煥然一新因予第對求記

其事予謂真君之忠無以贊為矣論者以真君生于鄧州死節賜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

祀之恐非先王祭祀之意是不然宇宙間臣仲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者氣也得其氣

之剛大靈著者則為偉人發為忠義之業炳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著蒿悽愴隨所在者

見焉若真君是已廟食茲土夫何疑哉官賢記曰鏞攀龍門迤比故有祠乃俎豆睢陽張中丞者



置已久迭有廢興比者廟貌圯敝祀事弗虔里社人輒醵金程材葺其舊而新之頽者起剝者文黠者冊聖表裏駁綴翼然改觀眡後者揭氏經元輩謂賢邑人也當紀成事紹介仲氏貴走東甌屬賢記之按古聖王之制祀事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匪是之謂淫淫者祀無福李唐中葉祿山倣擾兩河間其氣飄忽奮迅當前矛者靡不辟易獨中丞擁孤懸之城提數十百孱脆之衆決笑與軋于睢陳之下雖賀蘭之援不至中丞竟以力竭死綏然俾祿山不能踰江沂淮而唐社不墮秋毫皆其伐也所謂以死勤王能捍大患者非耶宜鏞之人士飲食必祭襍年逆釐者乞靈其下夔夔然若子弟之祗載父兄也且中丞維人也伐在江淮間去鏞數千里而遙亦不得有功德于鏞士者鏞顧祠而俎豆之闔故哉蓋中丞精爽亘古今常存其忠烈之氣昭著布濩若日月之麗天明無一人弗被江河之行地濶無一處弗流所以鏞人之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五

建置

士景其光潤而崇祀之者千載猶一時即毋論襍年逆釐者其應與否迺使鏞之人士景其光潤而崇祀之而神亦靈哉神以人依人籍神福若忠烈祠者其祀之正而非淫者歟宜有記是役也經始于萬曆丁丑之夏逮秋杪而告竣工費若干緡與重事者之姓名則藉于碑陰云西祠舊名英烈嘉靖間耆民白華儒東嶽行祠北山巷按舊志在此官廖橋等重脩鐵諸元帥之神宋淳祐二年建國朝洪武五年知縣司明重建嘉靖二十一年燬知縣鄒瀾申乞徙廣豐倉於基三十九年知縣俞一中主建今所萬曆十三年千戶唐煥舉人張問達因鳩衆犒勞救火餘銀置贖本祠園地以供年例元宵建醮送船之費民稱便焉邑人知縣季淮寅記曰按輿地志東嶽據古兗州域中其山鎮曰泰山以方位列五嶽言是為天之東柱自開闢以來稱東嶽一曰岱宗居東北丑寅之間而陰陽交代之地故曰岱又五嶽之長群山所宗故曰宗夫天下之山莫尊



於嶽然五嶽之中獨岱以宗表其名最著其穹窿  
盤鬱雖為一方之鎮含澤布氣觸石膚寸不崇朝  
而雨天下其功最大屈於東方實維生物之府其  
德取盛寰海之內無有遠邇罔弗嚮往其神取靈  
蓋將賴以橐籥玄機鼓盪元精禦災捍患降福生  
民而保衛邦家也是故歷代人君昭信考瑞告祭  
柴望五載一巡狩必以岱宗為首而威命烜赫光  
景震耀載在紀乘可睹已我皇祖踐祚之初首  
正祀典革去封爵始號曰東嶽泰山之神於是東  
嶽之廟徧天下夫五嶽奠五方域各神於其人有  
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是其神必靈無疑也  
神而靈能贊化育主宰象形流行摩蕩又豈閔於  
一隅哉雖祀於天下固宜吾邑舊有東嶽廟在城  
北隅莫知所從起惟樑間有題名為宋元豐三年  
建其所由來遠矣嘉靖壬寅暮春居民弗屆於火  
廟因以煨燼然神能福人人或禱而得年穀焉得  
無疵癘焉感神之功之隆不忘也余先人奉  
詔公諭於鄉士夫耆老欲新之群謀僉同樂從競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六

建置廟

勸庀材鳩工率作興事越歲庚申某月某日改造  
北山之陽地勢爽塏堂殿門廡以甃以甃咸以堅  
廟貌巍巍棟樑榱桷以斲以削咸以良藻繪輝煌  
丹雘聖塗以輪以奐咸以麗斯貞元之會而神靈  
之都已是廟每歲輒修葺祝九舉事則合境之人  
富者貧者家出錢以供人情病焉今年二月晦復  
弗戒於火自宵達旦至於日晏焚燬四千餘家惟  
北隅僅存四之三神之力也余嘗與唐千兵煥許  
千戶名威暨余弟惟賓里人熊和陳其業許光前  
糾衆救撲乃念折屋及奮勇者當有資給遂集議  
歛財得銀三十兩有奇除資給外尚羨銀一十一  
兩柴錢廟之福首上下二班其等僉謂年例所費  
仰辦於衆為難曷若以此羨者買地充之不亦善  
乎皆曰可又慮歛而不敷仍募緣得銀三十餘兩  
贖買園地若干計畝收稅以需用誠求久圖也合  
言斯舉不可無記爰徵詞於余余忻然應曰諾夫  
不煩乎人而能致敬於神一也不動乎衆而克有  
益於事一也暫勞於今而垂永逸於後三也一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七

建置

祠臺

而三善兼君子以為允臧創也記何可無遂鐫諸石以告來者俾世守之勿壞其福首并捐貲之人則列名碑陰復刊延康叙書一冊廩節婦祠水生董紹帷著篇帙頗詳既傳布不盡載節婦祠南射圃之右萬曆十四年知縣黃仕禎鼎建以祀林節婦廖氏黃仕禎記曰昔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者以死勤王以勞定國者能禦大菑捍大患者列祠之九維世風也乃婦人女子所豎立無能為前數者之焜耀惟其全節完名人心所嚮往陰有以砥柱常紀匡翼化理可與前數者而同功雖匪秩典所紀司化者緣民以制祀緣祀以風民亦奚說乎作者余不佞承乏將邑諸未遑及先民風獨兢兢庶幾哉邑中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者奮起而共維之甫下車詢諸父老首稱林節婦節云聞節婦本廖出年十六歸庠諸生林人鳳實克相之夫且死遺雙白在堂二孤在提抱家貧子如也節婦以綺年丁此嗟嗟豈易為哉即舅姑亦竊憐之有再行語矣節婦矢心飲血之死靡他卒終養二

老躬教二孤具以儒顯繼課孫鈿益駿厥聲始末五十年間婚喪兵燹無寧歲窘迫藉資舍取諸女紅節諸粗糲復脫荆布嚮居室以繼之其辛苦可以甘荼蓼動勸可以折轂軸愴惋可以泣鬼神凜烈可以厲冰雪始而定志衆靡然難之既而克終衆翕然隨之九邑之母詔其子夫刑其妻舅姑之願望其婦者靡不以節婦為鵠期徃注之其為女為妻與婦者亦靡不願節婦之行在身也此其所豎立與其所匡翼者詎敢鮮哉薦紳先生歌咏之當道屢檄旌之方計奏請會節婦歿而中寢先令是者咸粟帛其生賻奠其死人心之於節婦若冬之曝夏之蔭不謀而蒸蒸嚮焉所以俎豆之用示民觀謂之同民心以出治道者非耶爰度隙地近半畝許糾工庀材構祠數楹棲節婦之神其中就令田若承婦志世為居守更置不厭心則甘之也又奚藉若祠與祀以侘身後為第鄭晏令溧陽於史氏女之貞義亟表而銘焉以



祀節亦以風世也余敢推廣先王之制祠而祀之  
蓋將微惠于節婦俾自今而後典刑具在庶幾民  
風颯颯乎其有興哉祠告訖工孫錕  
龔麗牲之石請紀成事於是乎書  
東街萬曆十三年火知縣黃仕禎主建  
一在西街嘉靖間圮耆民白華等重建  
嶺祀五方神夫人廟  
弘治間火千戶沙忠倡建隆慶  
國朝  
間圮隣湖山廟  
含雲巷元季建  
民改建湖山廟以祀三聖之神  
顯烈祠  
唐家巷以  
之神宋紹定二年建  
國朝嘉靖二十一年火儒  
官李憲義士董舒等重建又東城下一萬曆十三  
年  
感應祠  
城隍廟後以祀民主  
晏公廟  
水南祀平  
火  
之神以其大有武功百戶十所亦各祀之  
志縣左有侯王廟開天街中有五通廟又有靈順  
等廟皆久廢及在  
各鄉者例不載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八

建置祠廟

坊表

宋

遵道坊  
北門外為龜山先生載道南  
求仁坊  
縣西

謹求仁  
仁美坊  
鳳山坊  
俱縣  
惠施坊  
十字街為  
齋立

立  
興賢坊  
南街為鍾建  
迎禧坊  
長安坊  
俱東  
叢

桂坊  
學前  
德星坊  
初在北門外為龜山立後  
武魁坊

永康都為武  
狀元湯鸞立  
褒德坊  
南勝都為誥  
元武德坊  
南翠

簾坊  
舊志以王華都朝對山名今  
國朝  
八閩首善

坊  
縣門前舊名  
仁育坊  
縣門左舊  
義正坊  
縣門右

民嘉靖十三年三坊俱火知  
縣黃仕禎重建易今名見存  
南劍譽髦坊  
前興賢



坊學左育才坊學右騰蛟坊起鳳坊舊學左右鮮元坊十字街為

鮮元余濼立文魁坊縣市為舉人溫儀立進士坊縣治左為魁星

坊宣化坊俱縣市牧教坊縣前雄飛萬里坊縣前為舉人蕭

崑立三桂坊縣東為舉人李雲李需李霆立少司徒坊東月城為黃琛立今存

名賢梓里坊隆池都萬曆七年縣丞范大濩為龜山立今存文選坊觀光

坊俱南街為桂林坊南街為舉人黃瑛立千戶所坊所左世美

坊忠臣祠右為經魁徐濟舉人徐霖立今存步蟾坊縣西為黃琛立登科坊西隅

為舉人傳軫立勅賜義門坊三為黃璟白疇白皎各門首立賓賢坊縣北

蕭順立登雲坊北城外為舉人黃資立畫錦坊北街為張端立城隍

將樂縣志 卷之四 十九 建置廟祠

廟坊神道坊俱城隍廟前存侍郎神道坊北郊為黃琛立存魁選

坊為舉人王暹立擢桂坊為進士吳復立錦標坊為舉人伍訥立榮耀坊

為通政陳公庾立繩武坊為舉人伍聰立福星坊壽星坊二坊金谿渡之

陽雁塔坊塔巷龜山神道坊存編脩神道坊為王暹立上十

三坊俱水南登俊坊為楊賜立揚威坊二坊王華都自遵道

其未註有者皆在北殿之列

宮室

凡萬歲宮含雲寺內今王隆萬壽宮封山觀內殿凡建

禮殿書院內今燕居殿書院內今廢堂凡親民堂縣治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

建置宮六

巡按御史楊四知牧民警誦守令分符縮綬或帥  
 連城或宰百里一方百姓皆呼之曰公祖曰父母  
 即龐眉皓髮執為子民何其親也夫父母之于子  
 弟體其飢寒恤其疾苦撫愛鞠育無所不至今舉  
 守令而呼為父母是歆父母之也使守令于民利  
 不能興害不能去凍餒不能恤痛癢不相關是謂  
 之咎人甚則草管民命股竭民脂筆楚斃于頃刻  
 科罰出于囹圄是謂之寇讐惡在其為民父母哉  
 賢守令能思百姓所以呵我者則庶幾乎知朝  
 廷命官之意稱父母斯民之任矣其餘循良實政  
 不過自此推廣之耳司民牧者宜書一通置之座  
 側繪麟說揚子觀風八閩睹繪麟焉顧郡縣長吏  
 而告之曰此仁獸也不履生蟲不踐生草聖王之  
 嘉瑞也夫生虫且不履而况于人乎履且不可况  
 有心殺之乎世之殺人若芟草管者真猛于虎亦  
 異于麟之心矣宜其麟之為靈昭昭也且人之仁  
 不仁皆由性生觀麟之不履生虫虎專啣人皆性  
 也然猛虎滿山而麟不常有無惑乎酷吏之多也  
 夫麟不常有無損盛世良吏不常有不能不為斯  
 民悲也噫靈于萬物者可以深長思矣苟思則得  
 之吾必謂君子堂見縣治三事堂見縣治李熙  
 之人瑞治慎與勤清則吏畏慎則事精勤則弗懈事焉有程  
 惟古良吏致垂令名其或反是自干禍刑匪徒令  
 名民康且平匪徒禍刑永世污聲得一去二訟獄  
 交爭得二去一教化不行古人慎德隨寓有箴我  
 作斯堂敬用是銘庶清心堂見縣治李熙記曰古  
 警其目以效書紳之善言心者莫如孟  
 子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嘗持是說以  
 自驗且以驗于人焉夫心也者虛靈不昧所具衆  
 理而應萬事即大學之所謂明德其本源固未始  
 不清且明焉蓋自夫人之有生也氣稟執于前物  
 欲蔽于後夜之所息不足以存而晝之所為又從  
 而梏亡之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不得其正  
 焉撓其心而清者濁矣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



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逸一有所縱汨其心而清者污矣故古之大聖以天下相傳而其授受之際則謹於精一之間其言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夫所謂道心者何原於性命之正即仁義之良心是也所謂人心者何生於形氣之私口鼻目耳四肢之欲是也孟子言養心不曰絕欲而曰寡欲蓋以上智不能無人心耳今欲寡欲以清其心豈在他求哉亦曰道心常為之主俾人心聽命如是而已矣况乎居官有職者錢穀科徵紛至于前簿書訟牒不絕乎目諛諂憒夫貪胥汚吏日奔走服役乎吾之左右苟不先清心以帥之何以為端本澄源之地哉故必使奸聲亂色不啻于聰明肥其厚味不專養其小體勞筋骨不使怠惰以便安處遠讒諂不使佞已以遂私謀念懷恐懼各得其正好樂憂患發皆中節言則清其心之所出視則清其心之所見聽則清其心之所聞動則清其心之所施非特賄賂不通請托不行而已矣夫如是而後謂之寡欲如是而後謂之清心由是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一

建置

守之於已則為清節修之於身則為清裁著之於時則為清聞達之於民則為清政行于家則一家清行于國則朝廷清舉而措之天下則四海清雖經所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抑豈有出於此耶將樂縣公署舊有堂三間成化間尹譚君明乃扁其楣曰清心堂予獨愛其命名之義有得乎端本澄源之道遂為之記俾後之登斯堂者讀予文而知譚君能以清心蒞厥事又知予不沒前尹之善而用揚于壁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其毋忽乎哉

見學

立雪堂

又名雅會堂

書院內

活民堂

濟農

二 凡 明月臺

穆公祠傍判簿謝

壽山臺

高難都軍山之巔隆慶間

都人建一都形

樓

即橋門大城樓萬曆十三年知縣黃仕禎

申建正千戶唐煥督造其樓洞開三華形勝皆在望中黃仕禎詩樓櫓凌虛四望晴異鄉懷抱若為



情樹臨遠岫秋雲澹水漲平橋夜月明五馬天渴  
諳去路九仙花下學吹笙即看形勝雄今古况有  
南來載道行黃元美和樓通入界曙光晴春藹花  
封暢我情鎖鑰專城閩嶠重壁奎午位海天明烟  
霞萬壑瞻龍岫弦誦三華聽鳳笙吾道由來遺跡  
在雪堂千古振芳名○樓之上下耳房申允共賃  
銀三兩二錢縣讀書樓含雲山左宋楊時建肄業  
于此久廢有即事詩六首  
收以備脩葺 讀書樓  
獸駭禽驚翳蔚中難將此意問鴻濛紫迴小徑蒼  
苔滑杖屨從今恐不通 北山山下一渙翁形解  
心疑骨已融支枕睡餘人寂寂一軒明月滿窓風  
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  
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  
風搖影舞傲傲幽禽葉底鳴相應時引殘聲過別  
枝 竹間幽迳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  
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蝶夢輕揚一室空  
夢田誰識此身同 閣凡二崇文閣一名尊  
經舊學  
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二

建置

後今 清風閣

穆公祠與明月臺  
相左右建置亦同

亭

凡二十  
有九

箴石亭

旌善亭申明亭

俱見

敬一亭

見學

鍾翠亭

縣治後  
山永樂

間千戶徐忠建吳復記曰吾邑若將溪之陽土沃  
民樂故曰將樂環邑皆山也封山峙于左五馬列  
于右翠簾屏于前龜山擁于後依山為城山高而  
土厚俯溪為池溪清而流急號為勝邑洪武乙亥  
武德徐公來守茲邑軍民相安政事具舉公退之  
暇登覽山川觀城上諸山雖土厚皆無草木喟然  
嘆曰山無草木猶人無衣被也則秀氣何所鍾乎  
於是分命軍士廣種樹木不數年餘木森然脩竹  
暢茂永樂己亥春鳩材命工建一亭於斯山之上  
槩如朝陽既升則樹影搖金恍然蒼翠之可挹至  
若烟升霧降山寺含濃淡之雲日煖風晴棠洞布  
陽和之景于斯時也使人神思怡然心目俱暢酌  
酒賦詩其喜為何如也雖然喜則喜矣而慮生焉  
若夫後世之人登斯亭者不念徐公種樹之勤而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三

建置

宣

啓成伐之心見林木亭直者則思斧斤之以為屋  
室之材視叢木樸檉者則思樵採之以充庖厨之  
爨亭之名曰鍾翠而山之翠不鍾焉焉得而不慮  
哉予為徐公記之使登斯亭誦斯文者皆以徐公  
之心為心守斯土者申其勿剪勿伐之禁生斯土  
者念其始種始樹之勤則斯山之翠常鍾庶斯亭  
萬世為  
不朽矣  
**退思亭**  
唐自化記曰縣治東北隅有亭曰退思前令九難  
王君勵精之所也方可丈許戶西北出四週楹牖  
不設屏示洞達也亭之後有池匪方匪員狀如月  
弦覆以古梅蓋取梅月雙清也意亦良矣嘉靖甲  
寅春帝室唐子代至公暇憇斯亭則見嵐候不齊  
晦明代變或風雨交集或暴日若烘予體弱不能  
勝坐則面墻背池曰必于此退思思有時乎輟矣  
乃徙其額于齋中退食則思其所未通焉同寅九  
難也亭因舊稍為之飾面離以門牖各以牕時啓  
閉以通風日節宣寒暑改方池于亭之南截竹引

五臺山源而注之其聲潺潺然環蒔以竹而植蓮  
于其內亭左右多培蘭既退思則游焉息焉散步  
行吟岸幘笑踞凝神而滌慮則成心盡忘與雲影  
天光徘徊有物之外良知頓啓則為飛魚躍觸處  
皆春因有感于晦翁方塘雅味題其扁曰一鑑而  
聯景于壁間曰雲影天光靜時景為飛魚躍動中  
春識適也夫鑑取其照月弦而恒之象也竹取其  
心虛而節勁蘭取其臭蓮取其花曰君子蕙植之  
以儷夫梅也何也九難盛德也取梅月以自况足  
矣予雲東鄙人也常弦之義不備無以自考因以  
思齊九難也或曰如子所尚得無憐于玩物乎曰  
非也九難以思動極而靜張而弛也予以鑑及照  
而記物比類然亦不妨退思動靜互養弛而張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其志同也蓋取義於常弦  
也亦何嫌於玩  
物遂書以為記  
**雙烈亭**  
舊學前嘉靖間知縣王鈴  
命義士萬仁為張烈女温  
烈婦立王鈴張烈女碑將樂縣白蓮鄉有女張氏  
名貴娘沙寇至貴娘毋喪適在塋不忍避遂及難



寇欲掠之而虞其不順也歸肩與稱夫家貴娘覺  
 之給入內脫死蓮池中出屍如生噫貴娘特小女  
 子耳難不背親孝也計以脫身智也歸死不辱勇  
 也豈不炳然烈丈夫哉王生曰吾讀張貴娘傳而  
 知士君子置身之不可輕也夫死生亦大矣貴娘  
 特不忍以吾編編者為盜污也至捐其生而不顧  
 輕重審矣嗟夫世有丈夫子以其詩書禮樂之身  
 乃降心於非類覲然食其食事其事而不以為污  
 也者亦獨何哉贊曰儒者一身繫我綱常天經地  
 緯我值我張忍令人類汚彼犬羊於烈張女脆質  
 堅腸患不忘親甘罹劍鉞臨危發智給賊倉惶義  
 命兩岐靡貳靡恒珠沉玉碎徒盱貪狼冰魂曷歸  
 趙帝之傍丈夫失道義氣不揚何物女子德愧冠  
 裳奉天投崖名聞有唐於烈張女異代同堂白蓮  
 喬木鬱鬱蒼蒼樵童牧豎歷歷貴娘一世則短百  
 世則長凡百君子鑒厥鸞凰又温烈婦碑將民有  
 温敬者商沒于河其妻余氏索屍甚哀誓弗獲以  
 死從循河傍徨躑躅者踰月卒自經父母舅姑不

能奪太學生揭科傳其事君子曰古之貞婦不必  
 死余氏矧有子而以身從夫何為也必也其存孤  
 乎而已弗更焉可矣雖然余氏其亦從一而終矣  
 世之衰也子背父臣背君婦背夫利害小相迫則  
 然而况於死生之際乎聞余氏之風者可以使薄  
 夫敦懦夫有立志矣贊曰世降風漓濤傾木墮利  
 害毫芒骨肉棄捐死生之際夫孰不遷嗟嗟温婦  
 獨完其天哀彼良人矢心彌堅燬裳斷髮往從于  
 淵有姑罔將有兒罔憐狂夫憑河筌侯迺援越女  
 哀吟抱屍漢安神感饒娥浮鯉塞川卓彼三烈日  
 麗星懸嗟嗟温婦抗志後先不聞猶興蕉萃成葵  
 貞標百代誰劣誰賢有光熒熒燭西鋪巔爰述讚  
 辭垂億萬年  
 去思亭  
 龍池橋近圯廩生董大行重  
 已上俱城中  
 建東月城劉中丞勲記曰自封建廢而郡縣守令  
 之職猶古之侯伯子男民生休戚母係於守令之  
 賢否但守尊而令親尊則勢隔而膏易屯親則情  
 洽而淫易流故苟有得乎令民之道者莫不信而



懷之惟公與庶與慎而則民悅而和生庶則

民服而愛生慎則事集而民又九難王侯持

是以臨民舊矣侯為浙黃巖右族諱鈴以進士初

令宜興朞月而邑內大治顧懷奇忌於處混乃改

將崇單車至邑盡去騶從惟一子二小蒼頭每食

粥一盂齋一小豆類窮士所不堪平心峻操義外

一毫莫取俸餘歸以奉養躬孝道為士庶先章異

教明喪禮以祛俗蔽文廟東虞致腆及群祀無敢

不躬脩龜山書院厚恤其家記劉忠臣碑而新其

廟宇節烈孝義諸扁立邑是以敦行養正曉諭諸

篇行邑是以約趨崇祀城隍而神穆衛時緝橋梁

民不病涉名宦鄉飲之舉稽衆審已秉至公不少

假借凡便民者為之如恐失不便者力去之民有

所訴或曉以義使知愧而止或折以理使知不可

欺而退府史不得售其奸胥徒不得肆其橫服屨

於官以蠹賊斯民者咸思棄公後而復民伍救荒

之策驛傳之議里申之節費類出心畫而裁以古

人之已試旁邑取以為式若夫文章之日光玉潔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五

建置

室六百

成如夙搆又政績之餘也侯令將樂幾三載民方

飲河飲醇各滿分量以入覲丁外艱歸無老釋

遠邇咸吁嗟失色如赤子之離慈母民懷有錄歌

謠載道此可見道化之在斯民根心著性未可言

喻者侯先世王公弼者守吾興去今百餘載墓祠

尚新榮哀錄人人傳誦茲將樂諸父老詣余請紀

侯績可謂克世其家者矣乃樂道其善且以傳循

吏者告也鄭侍郎漳記曰聖天子側念黎元重守

令之選又歲命觀風使臣以察民政以薦干朝  
風有位也常室唐侯之令將樂巡臺趙公胡公吉  
公庶其治行為八閩第一交章上之明年侯以  
欽擢行邑人士莫遂借恂之願相率嚮畱靴以繫  
去思詣余請記夫民猶水也達川赴海豈誠借水  
於沱壑哉侯自下車優恤民隱緩催科汰浮糧公  
私便之通水利澤潤生民復義塚恩及枯骨是民  
惠也保障西鏞亢志修潔人不敢干以私禁令一  
布咸欽手莫之敢犯是民介也新三事堂為無窮  
之基彰義旌孝以厲世風朔望勤於聽講召諸生



會課躬自改削凡所拔率知名之士貧無館穀者助以俸金勉令力學是其教也每投訟牒無慮百計不移晷刻决殆盡至大獄隱情一訊立辨盜法之請賦役之平是其明也他如歸學官請寺田處驛傳官兵數百突至出郭勞之不動聲色居民賴以按堵其抑強扶弱鋤奸剔蠹又若天性之植是其才也夫惠仁之流也介義之立也教義之則也明知之符也四者政之經吏之程要皆所謂才也趙公胡公吉公有臺諫之薦信稱情哉蓋其挾負廓故其烈易豐其氣節崇故其聲易駿侯未甲弟時遊太學已擅敏贍名發為文詞鍛煉精到識者器之及令將樂念昔賢道化之鄉益加砥礪哉采含光不自銜售恩恩威威一出至誠是故器淬而利龍蟄而神麟師師鳳儀儀弗事驚悍之能而人咸知其為祥此其所以大得民乎方今司三院翼贊廟謨建白國是且繫天下之仰矣獨一邑乎哉侯諱自化直

### 演武亭

見千戶所

### 漱玉亭

王華洞口萬曆十二年知縣黃

## 將樂縣志

### 卷之四

### 二十六

建置官

仕禎始建

黃仕禎記曰

余癖登眺所至輒探竒搜幽萬曆癸未秋試將樂將迺楊龜山先生讀書處

郭外十里有玉華洞公餘偕僚往焉中函玄虛幽竒林林總總列炬中應接不暇蓋天造地設別一

景界也按院廉峯楊公督學麟洲王公衡宇

顧公額焉游焉歌且咏焉鏘諸石寄不朽焉噫嘻

此山靈之所感召也余矚其臨洞之倚佝僂為狀

葛巾野服為便獨惜停驂駐足之無從爰命梓誅

芾伐木豎之亭名曰漱玉庶幾哉為名卿碩

輔騷人墨客游觀者前導也亭之制也以此

迎春

亭

亭

亭

亭

亭

亭



四山雲物相顧劇談當世徘徊不能去者竟夕  
顏覺胸襟洒然下穹壤間也因顏其亭曰洒襟

姓名於沒字碑圖不朽也林鴻詩金宮縹緲接  
亭欄檻孤高見杳冥落葉有時教雨掃閉門終日

借雲高僧鍾晚散青羅逕漁笛寒吹白鷺汀夜  
憑虛看明月下方能有幾人醒熊威溪上青山

上亭溪光山色接青冥檻多竹木天常暝門有星  
河夜不高風動松絃鳴遠澗月明羅鏡掛長汀

欄醉擬題金榜宴金谿小隱亭在谿谿之南景泰  
罷瓊林酒易醒

茅廬對碧波好風一榻故人過雲連玉洞颯陰谷  
雨過金溪爽氣多燈影迥隨螢影沒誦聲遙應鳥

聲和于今幸際唐虞成懷亭石壁山下隆慶間本  
主好展經綸出薜蘿

田以甦軍困屯軍懷五里亭即南接南津亭即蛟  
德建亭以生祀之

濟渡者憇會仙亭三溪義茶亭隆安都洪武十三  
息之亭都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七 建置

置田二十六畝俾守者歲凌霄亭邑人蕭玉庵建  
收其租市茶以飲行旅

以遠將溪亭憶雪亭弘治間蕭恕憶先人踏雪  
眺

憶雪名亭豈浪名閑心景象觸來驚瓊瑤光潔今  
猶昔咲語叮嚀死異生三十餘年吟咏地百千萬

戰孝慈情知君惟有將溪水晝夜東流不盡情給  
事中許天錫詩小結茅亭倚水湄年年風雪起遐

思江山不改梅開處歲月難追鯉對時東郭已陳  
他日迹前楹空扁舊遊詩扁舟偶過康塘上吟傍

寒流酌一卮血鶴亭竹舟都謝光因父邦据給肉  
亭俱義豐都

有萬松亭在封山半嶺因木山土色嘗赤見則必  
記

威有惠蔭亭一名黃源嶺亭上衢都弘治間壽宮  
記

行繼建嘉靖間瑞徵亭隆渡都嘉靖  
次孫舒等脩建



齋

凡

居仁齋由義齋

見學

求仁齋

縣治西楊時記

七月余還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余門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雜草輦石闢地為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羣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予盍為我名之書其義以告君數日子相與臨之其地高明元爽下臨乎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屈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立荒之間埃壒之表此民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歆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可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才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篇為章句之儒鈎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八

建置

宮六卷三

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常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余嘗悼之又竊目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償於愆者相進于道庶幾少激頽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亦難矣夫孔門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嘗言也昇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仁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人所以思學齋

思學齋

元吳文誼讀書



三網與四維為飛魚躍貴真知霜前攬實耳  
雪裏梅花不受緇家在先儒文獻里生逢天子  
明特惕然起立晴窓 **養正齋** 同 **文記詩養正齋**  
下題作學思思學詩 期德日新詩書萬卷

友前人自脩已是工程定熟讀方知意味真豹向  
隱時文欵澤夔於屈處義求伸龜山岢岢千年在  
道脉綿綿 **軒二** **清明軒** 黃謙讀書處 顧郎中孟喬  
一氣春

何用玉為椽飛塵不到閑中地止水長涵靜裏天  
研墨雲烟生白壁鈎簾風月入新聯憐予得遂懸  
車願也構三 **灑墨軒** 蕭恕構作草書處 劉尚書璋  
間樂晚年 詩鍾繇書法妙通神陣馬風

檣未逼真聞道風流王逸少渡江悔學衛夫人  
洒墨一軒如斗大龍蟠虎翥賦形多于今好草東  
封詔莫寫黃庭換白鷺鄒知府虞詩筆走龍蛟白  
有神幾家書法獨傳真芹宮差等清時彥眼底須  
推第一人 區閩南人物近如何獨覺蕭生毓秀多  
諫筆自能期附鳳索書誰復擬籠鷺李熙年少曾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二十九

建置 官三

看南嶽劍家貧盡寫北山蕉蕭郎忽動臨池興頓  
覺鏞城紙價高又野鷺家鷄自有真秋蛇春蚓各  
通神風流獨屬狂張 **室** 凡 **楊時故宅** 北遵道坊詳  
旭不以尋常洒墨人 七 見詞翰志

**馮初心故宅** **黃伯固故宅** 水 **湯鸞故宅** 永康 **廖**

**王古故宅** 隆池 **吳林清故宅** 西 **黃琛故宅** 西 **張聚**

**故宅** 水 南

**丘墓**

凡二十 有七

**穆肅墓**

金谿潭南岸沙磧中成化二十年 監  
年洪水衝齧無存弘治五年

生謝恕白于知縣陳大經以衣 **劉瓊墓** 五馬山第  
冠木主徙葬於水南本祠之左 三峯下本

祠之 **楊時墓** 水南烏石山宋胡安國撰墓銘歲久  
榛蕪成化六年庠生余廉白于都御

史滕昭檄分巡副使何喬新命工修築復建饗亭  
及神道坊弘治七年知縣陳大經復請于分巡



憲王寅于其墓左朔饗堂三間左  
右兩廊及庖福之所繚以墻垣  
余适墓西郊蔡元

方墓十山麓梁伯臣墓蛟湖都陳選墓睡陰都蕭坊棟松林嘉靖十二

年御史白賁副使潘璜檄知縣  
謝德仁教諭蕭賜樹碑致祭  
楊迪墓水南都株林裏見朱

子跋鍾世明墓黃潭都漢口宋建炎間湯鸞墓未

都黃伯固墓積善都宋紹興中馮初心墓在南平縣王臺

驛後今慈恩寺即其墓堂  
蕭廷臣墓水南都飯蘿山吳林清墓桃源都朱板之

原王暹墓水南穆公廟左山鄭克敬墓北郊黃琛墓封山之麓琛卒

于官襯歸侍郎倪謙撰  
銘朝廷命有司營葬  
吳復墓王華都石灰山蕭惟清墓

水南黃張聚墓胡管都陳真墓王華都李文殊墓封山之麓

將樂縣志 卷之四 三十一 建置

文殊以知府致仕壽  
九十一卒葬于此  
温儀墓北郊大旗山下白必安墓北郊星窟

嶺張女貴娘墓范湖都燈心原温婦余氏墓西郊林婦廖氏墓

都王華